

社区营造理论下城市老旧社区景观更新探析 ——以苏州苏安新村为例

Urban Landscape Renewal of Aging Communit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mmunity Building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u'an New Village, Suzhou City

何思哲 程鑫 孟琳*
HE Sizhe CHENG Xin MENG Lin*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苏州 215123)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China, 215123)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5)12-0086-10
DOI: 10.12193/j.laing.2025.12.0086.010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5-02-25
修回日期: 2025-05-28

摘要

提升社区居住环境是时代发展与民众的共同需求。目前,国内大量建于20世纪的城市老旧社区面临社区老化、亟待更新的现实问题。以苏州苏安新村为例,运用社区营造理论,从公众参与和“人—文—地—产—景”5维视角总结策略,并通过苏安花园试点工程实践,探索“主体赋能—空间营造—公共治理”的渐进式更新路径。通过空间再生产策略,重建居民与环境、人际及社会的情感联结,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构建社区更新框架与多元共建机制,探索景观生态与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的协同更新。在实践中兼顾环境品质提升、社会关系重塑、文化认同深化与经济创新探索,实现从空间营造向社会机制建构的转变。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系统性保障居民主体性,激活社区自治能力,为存量时代城市老旧社区景观更新提供了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操作性的新思路。

关键词

景观更新; 公众参与; 共建共治; 社区营造; 城市老旧社区

Abstract

Enhancing community living environments constitutes a collective demand linked to societal progress and public interest. At present, numerous venerable urban communities established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in China are experiencing aging and consequently necessitate landscape rejuvenation. For instance, taking Su'an New Village in Suzhou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applie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ory to synthesize strategies derived from the viewpoints of public engagement and the five dimensions: people, culture, land, production, and landscape. The Su'an Garden pilot project examined the progressive renewal approach of "subject empowerment - space creation - public governance". By employing spatial reproduction strategies, it re-established emotional bonds among residents and their environment, among residents themselves, and between residents and society. This effor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governance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co-building,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A community renewal framework and a multi-party co-building mechanism were established, facilit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synergistic renewal involving landscape ecology alongside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ecologies. In practice, it balance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with reshap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deepen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exploring economic innovation, thereby comple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spatial creation to social mechanism construction. This research, guided b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ystematically safeguards resident subjectivity and activates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capacity. It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with bo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operability for landscape renewal in old urban communities during the stock era.

Keywords

landscape renewal; public participation; co-building and co-governanc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ld urban communities

何思哲

2000年生/男/江苏无锡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景观设计、社区营造、地方创生、
城市微更新

程鑫

1996年生/男/陕西商洛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市更新、视觉文化、园林文化

孟琳

1979年生/女/山东潍坊人/博士/副教授/研
究方向为环境设计及理论、园林文化与历史

基金项目: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科研项目“当代苏州私家园林传承与发展研究”(编号: 24SDYS004); 成都市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课题重点项
目“和合共生: 成都公园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编号: cdfzfyZD24001)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286523347@qq.com

中国的城市发展已从“增量建设”逐渐转向“存量优化”阶段，城市空间及基础设施建设从“提速”向“提质”转变。在这场土地与城市的博弈中，城市更新试图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新的发展可能^[1]。自“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来，城市已建成区域逐渐成为改造更新的焦点^[2]。近年来，城市更新的趋势也愈发明显地呈现出“社区转向”特征，人居环境的品质提升成为关注重点^[3]。在此背景下，城市老旧小区作为传统生活型空间的代表，正面临多重治理困境：一方面，物质空间呈现出功能性衰退，环境承载力下降；另一方面，社会空间存在治理效能减退、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二者共同导致老旧小区成为各类城市矛盾的集中爆发区。针对老旧小区难题，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期间强调：“老旧小区改造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工作。”^[4]在社区层面，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生活环境的舒适度^[5]。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转型，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6]。这也意味着现阶段老旧小区景观更新不仅需要物质层面提升空间品质，更需要从社会层面出发，将景观空间转化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媒介，推动社区从粗放型管理走向精细化、系统化的治理。

1 背景调研——存量规划背景之下的苏州城市老旧小区更新

1.1 城市更新的政策驱动

苏州自2021年实施城市更新试点，以焕新城市肌体、织补功能网络、建设人民城

市为目标，提出一系列具有积极促进意义的政策法规。同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出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下的苏州社区品质提升专项规划(2021-2025)》，规划强调了基层社区品质的重要性，并提出“民生为本，特色为先，片区统筹，存量挖潜，社区营造”5个基本原则，旨在打造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高质量宜居城市，这也标志着苏州社区建设与治理模式转型的起点^[7]。尤其以《苏州市城市微更新建设指引》《2024苏州市城市更新条例》等文件为代表(表1)，明确了居民在城市住区空间更新中的主体性地位，也为老旧小区更新营造和协同治理创造了必要前提。

1.2 老旧社区的现实困境

统计数据显示，苏州市域内老旧小区仍占较大比例，尤其在一些开发建设较早的区域。以娄葑街道为例，辖区内部121个居住单元中，建成于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数量高达57个，占比近50%，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公共空间破碎化、安全隐患积聚等复合型矛盾^[8]。其中，苏安新村社区存在建成时间早、人口密度高、空间异质性强等特征，是老旧小区研究中的典型样本。

社区研究中的典型样本。

苏安新村总面积约61.6 hm²，其中常住人口约3.1万人。近年来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为社区环境营造与基层治理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社区由原先的“熟人”生活圈逐渐发展为“生人”社会，各类问题频发。2023年初，苏安新村被纳入《苏州工业园区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范围，成为更新整治的重点对象。以此为契机，团队与社区达成合作，以“高校+社区”的模式，共同探索城市老旧小区景观更新策略，打造更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宜居社区。场地调研阶段，团队对空间使用现状进行了梳理，超七成居民户外互动停留时间低于30 min/日，超六成居民对现有环境情况并不满意，邻里互动频率较低的占到了多数。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物质空间层面，表现为社区人居环境的品质退化，场地供求失衡，空间异化频发，居民对户外活动的兴趣减退，进而引发了人与社区之间的情感疏离，致使人地矛盾难以协调。在社会空间层面，单位制社区解体带来社区内人口的高流动性，以及社区共治机制缺位所引发的公共性缺失问题^[9]，抑制了居民在社

表1 2021-2024年苏州市城市更新主要政策
Tab. 1 The primary policies on urban renewal in Suzhou from 2021 to 2024

年份 Year	政策名称 Policy name	政策目的 Policy objective
2021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下的苏州社区品质提升专项规划(2021-2025)》	通过优化社区空间布局、完善服务设施，推动社区从“物质更新”向“品质生活”转型
2022	《苏州市“十四五”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规划》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推动社区服务从“标准化”向“精准化”升级
2022	《苏州市城市更新社区设计师服务制度》	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参与社区更新，实践自下而上、多方协商城市社区更新方式
2023	《苏州市城市微更新建设指引》	规范小微空间更新流程，强调“轻介入、低成本、可复制”的改造模式
2024	《2024苏州市城市更新条例》	全省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明确政府、市场、居民三方权责

区事务中的参与积极性。居民在空间治理等社区事务中的参与度有限，导致空间权责与使用者脱钩，使居民形成过度依赖，缺乏主动参与和自我组织的动力，降低了对公共资源的关注度，也削弱了基于邻里互动的社区共同体意识。

2 概念探究——社区营造基本概念及议题

2.1 社区营造基本概念

“社区营造”始于英美国家的社区建设 (community construction)，20世纪80年代经引入日本被译为社区营造，继而影响中国台湾，形成颇具东亚特色的实践模式^[9]，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鼓励公众参与，聚焦社区居民归属感的培育，并倡导利用所在地域社会中的可用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提升社区居民生活环境，进而达到提升社区生命力的目的^[11]。复旦大学于海教授在第三届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研讨会上提到社区营造的三个层级“见物 (物质空间) — 见人 (社会关系) — 见心 (群体认同)”，揭示出社区营造本质上是“物理空间重构—社会资本培育—主体意识觉醒”的协同演进过程。通过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实现空间权利再分配，促进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环境质量、生活福祉等多方面的持续提升，进而真正增强居民的社区获得感、社区幸福感、社区安全感。国内学者对于社区营造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类：(1) 从社区制度机制与治理结构出发开展研究，以社区营造的治理体系构建为核心，强调制度、政策与组织结构对社区营造实践的支撑作用。普遍关注多元主体的权责关系梳理、参与机制设计与治理平台构建，并希望通过顶层设计推动社区更新行动的落地实施，代表学者如吴翔华^[12]、高红^[13]、杨迪^[14]、刘悦来^[15]等。(2) 聚焦社区内部的行动网络，在

地主体及其互动机制，强调社区营造中自组织力量的作用与演化路径。重视从社区内部出发，探讨居民之间的非正式网络结构、参与过程与关系治理，代表学者如郑露莽^[16]、李翠玲^[17]、蒋璐^[18]等。(3) 关注社区营造中的空间实践与文化属性，以及空间如何成为治理与认同的媒介。多从城市形态、文化记忆或场景美学出发，探讨社区空间如何承载社会文化、价值并重建社会认同，代表学者如王磊^[19]、吴秋林^[20]等。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苏安新村社区营造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居民主体性培育、社区文化基因转译、在地资源激活、社区品牌培育与空间体系优化等多个层面，提出相应的理论策略，以回应既有理论中的不足，并对社区营造的理论体系进行扩展与增补。

2.2 社区营造国内实践

依据前期调研与理论研究可以发现，近年来城市社区更新与社会治理创新双重语境下，中国城市老旧社区营造实践呈现出多元化探索态势。根据相关案例整理，可将其大致归纳为4种差异化路径：(1) 以社区花园为媒介，构建空间纽带并促进邻里互动；(2) 通过“产业+社群”模式，重塑社区的地方感与经济活力；(3) 借助文化记忆的延续，增强居民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4) 以艺术介入为手段，激发社区活力与公共参与。各地学者与地方部门共同推动社区营造从“空间更新”向“社会创新”深化，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实践 (表2)。

实践案例反映出，面对多元化的社区议题，社区营造的策略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与适应性。由于社区属性及参与者专业背景的差异，可以衍生出灵活多变的应对策略，以

及基于多元主体协同的空间权力再分配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从中国的实践经验来看，社区营造本质上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社会工程”，多元创“造”和长期经“营”是其重要特征^[14-15,21]。一方面，需要建立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向互动机制；另一方面，也强调重视“过程价值”，而非单纯追求“结果呈现”，要通过持续经营构建可持续的社区共建与自治机制。

综上所述，社区营造注重营造过程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这也体现在日本学者宫崎清“人—文—地—产—景”5要素思想上。中国的代表学者曾旭正、罗家德等在此基础上，对社区营造的经营要素进行系统梳理与阐释。其具体内涵如下：“人”是指对社区居民共同需求的满足、社会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的创构；“文”意味着地方历史文化记忆的记录与延续，增强其在地认同；“地”指的是对地方风俗和在地资源的强调和珍视；“产”指的是地方产品的研创推广和对集体经济活动的鼓励；“景”则意味着独特景观的营建、可持续的环境经营以及居民参与共建等^[17-18,21]。通过多维度整合社区资源，开展在地活动，创造空间事件，激发社区内部的链式效应，逐步推动社区社会网络的构建。

3 项目缘起——苏安新村社区营造策略建构

苏安新村的现状反映出国内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一系列共性问题，主要集中于由人地矛盾与社会潜在矛盾所引发的各类冲突：(1) 在空间与人的关系上体现出参与度不足，社区感缺失，空间缺乏体验感，空间供求失衡等问题；(2) 在空间可视的视觉上暴露出空间异化频发，杂物堆放无序，社区环境及设施老化，设计滞后，视觉活力缺

表2 社区营造4种差异化路径案例对比
Tab.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differentiated approaches t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ases

路径 Path	案例名称 Case title	主体角色 Principal role	设计策略 Design strategy	驱动核心 Driving core	案例图片 Case image
社区花园	上海鞍山四村“百草园”	居民自治+专业团队辅助	(1) 以公共空间绿化激活社区凝聚力; (2) 通过自然媒介连接居民; (3) 注重“从设计到维护”全周期参与	生态与社群互动	
	北京福第社区“玫瑰童话花园”				
产业+社群	上海新华路社区	政府—企业—居民协作	(1) 产业升级激活经济活力; (2) 传统与现代业态融合共生; (3) 以“空间—活动—社群”三位一体形成可持续社区生态	经济活力与文化消费	
	台湾大稻埕				
文化记忆	厦门鹭江街道“赖厝埕”	原住民/工人群众主导	(1) 以居民自组织为核心; (2) 物质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技艺)双维活化; (3) “由内而外”社区认同构建	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成都下槽涧社区				
艺术介入	台南海安蓝晒图社区	艺术家—居民共创	(1) 以艺术为媒介重构社区空间叙事; (2) 通过高互动性项目(如工作坊、节庆)吸引多元群体参与; (3) 平衡艺术表达与在地文化语境	创意表达与流量吸引	
	广州丝竹岗社区				

失, 视线景观一成不变等问题。基于对国内外社区营造理论和实践的分析, 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导向, 设计策略围绕“人—文—地—产—景”5维体系展开, 并结合“过程性”视角, 探索社区营造的实践路径。

3.1 人：居民主体性强化与自治能力提升

社区营造的核心在于激发居民主体意识, 提升其在社区更新方案中参与共建与共治的能力, 推动其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 并建立“社区空间更

新居民议事协商平台”, 构建民主协商机制。在此基础上, 鼓励居民进行“微自治”, 以小尺度的社区行动如微绿地整治、共享空间管理等为切入点, 推动其参与社区治理。进而在个体参与基础上, 鼓励并培育地方自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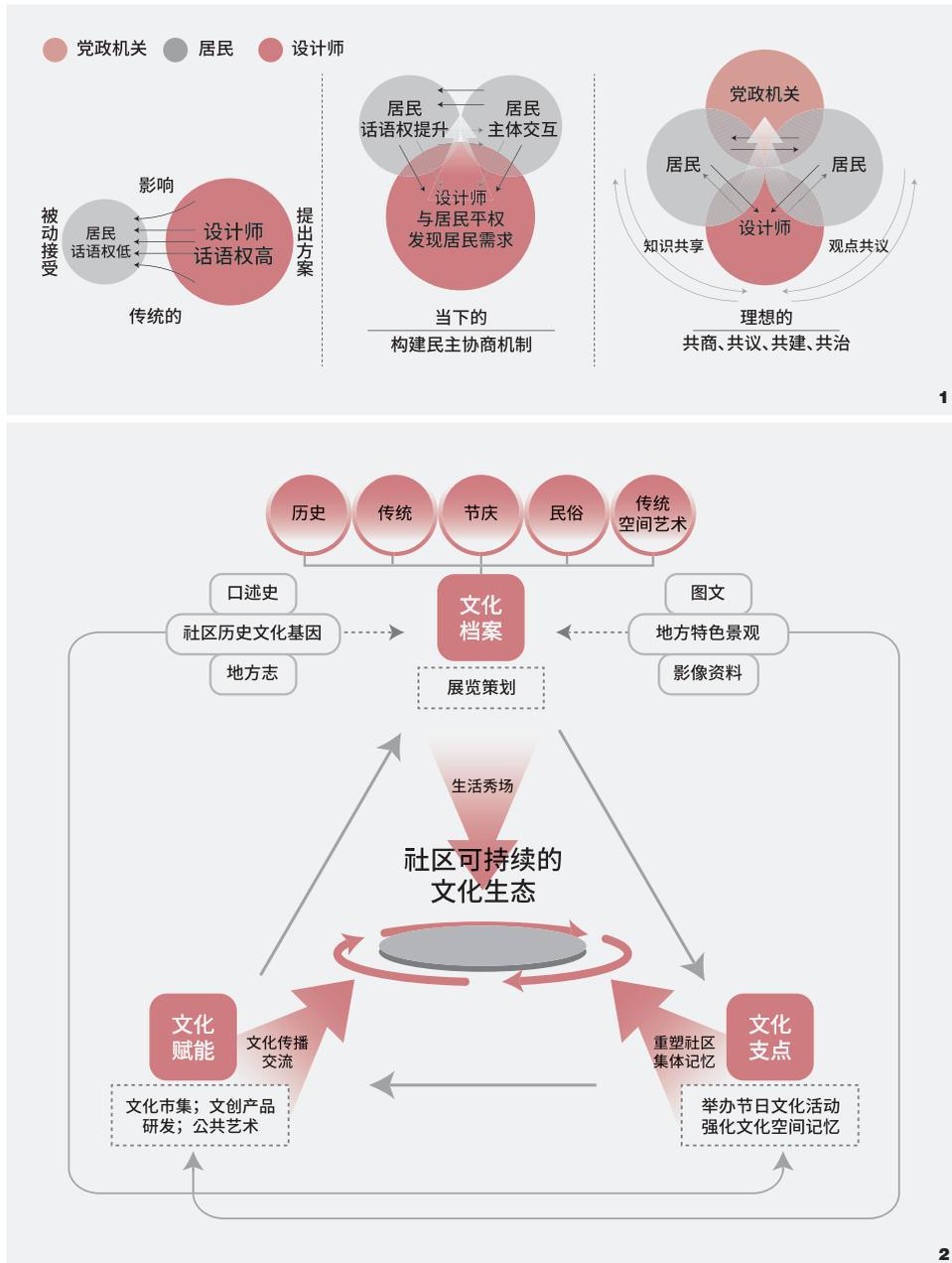


图1 居民话语权及参与身份的转变
Fig. 1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discourse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identity

图2 社区文化生态建构
Fig. 2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al ecology

织，发展议事委员会、兴趣小组、协作团队等社区自组织，丰富居民参与路径，协助调解社区公共事务，统筹空间治理，实现自下而上的自治模式^[22]。居民在参与共商、共议、

共建、共治的过程中，实现知识共享、技能提升和个人成长，增强社群凝聚力与获得感，并逐步成长为社区空间的“设计者”和“共创者”（图1）。

3.2 文：文化基因提炼与社区认同塑造

文化是社区的灵魂，其历史、传统、节庆、空间符号等共同构成居民的身份认同。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可通过居民口述史、图文影像收集等方式，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文化体系建构，并借助数字存档、档案展览等形式，建立社区文化资源库。同时，将社区文化元素充分运用到社区空间中，如构建社区记忆墙、历史影像拼贴展廊等，让文化渗透到日常生活体验中，强化空间文化感知。此外，以元宵诗颂、重阳歌会、年货大集等现有社区集体活动为文化支点，培育“苏安邻里节”等文化IP，通过策展、文创产品开发、公共艺术植入等方式，鼓励居民以多元方式表达对社区的情感，使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强化社区认同。通过整合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基因，推动美育与社区营造的深度融合，将平凡的日常场景逐步升级成更为灵动的“生活秀场”，促进新老文化交流，重塑社区集体记忆，实现艺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共创^[23]，最终形成可持续的文化生态（图2）。

3.3 地：在地资源活化与社区能人挖掘

推广使用本地材料与闲置资源，通过“闲置资源资产化”策略，使闲置空间与材料得到有效利用。依托社区现有资源进行改造更新，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生活美学”，用平凡之物创造小而美的空间惊喜，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场所。结合社区文化与景观环境，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结合，鼓励居民参与共创，促进社区材料再生利用，如将废旧木材用于社区公共家具制作，将闲置砖瓦用于打造景观节点等。进一步挖掘并赋能本地手工艺人、社区能人群体，鼓励其参与社区更新实践，使传统技艺在社区营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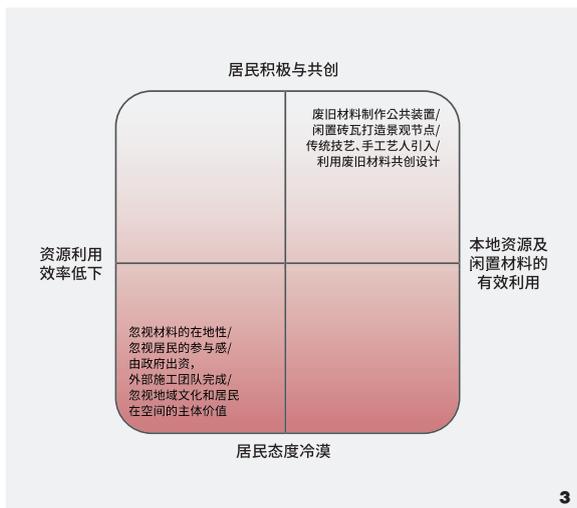


图3 社区资源利用率评估模型
Fig. 3 Evaluation model of community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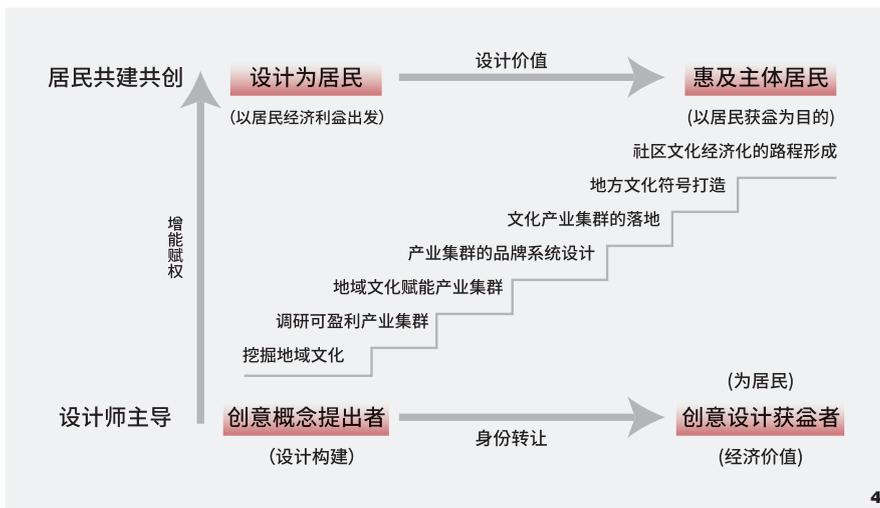


图4 社区文化经济化路径形成
Fig. 4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economization pathway in communities

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发展(图3)。

3.4 产：社区品牌塑造与经济活力激发

依托社区可追溯的文化与现有周边产业集群优势，推动社区品牌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品牌如哑巴生煎、长珍粽子，使手工艺、特色食品、文化创意等在地产业形成完整的品牌体系，进而实现社区文化的经济化，以及社区经济的文化化。社区商户往往是地方景观、地方传统和地方生活方式的主要创作者，是“地方感”的重要来源^[7]。应鼓励社区商铺结合自身店铺性质，进行自主美化与更新，打造“一店一品、一店一景”特色店铺文化，通过小红书等网络扶持平台开展定期“最美店铺”评选，塑造具有识别度的沿街界面，打造有烟火气的社区商业，形成具有识别性的“社区名片”，进而重塑“地方感”。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经济与社会公益相结合，鼓励“共享经济”模式，如社区共享厨房、二手市集、手工工艺

作坊等，增强社区经济的互动性与参与度，构建共享共生的商业生态，进而惠及社区中的主体居民(图4)。

3.5 景：社区空间体系优化与功能复合化

基于社区由历史客观原因形成的空间肌理、尺度与权属关系，合理确定用地性质与更新策略，优化社区空间结构，以“两核——一带——多点”构建高品质社区景观体系(图5)：(1)“两核”指以原有的空间休闲区和居民休闲活动空间为核心，优化至少两个综合休闲片区，通过空间规划整合低效用地，对原有公共空间进行优化升级。增设配套健身、休闲活动设施，完善无障碍设施配套，搭配开展集体文娱活动，形成组团中心，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2)“一带”指构建由至少2 km的慢行主环线与多支线组成的社区慢行景观带，沿线嵌入低成本可移动种植箱、组合式休憩模块、遮阳设施等，补充生活空间的运动功能与休闲功能，提升空

间弹性，建立“社区生活圈”。(3)“多点”指通过居民投票与空间可达性评估筛选小微空间，结合场地现状，将闲置边角地转化为多功能花园绿地，承担不同的社会、生态与教育职能，构建微尺度社区生态网络，并结合居民共建共管机制，开展一系列微空间营建、治理活动，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逐步培育社区花园网络。

4 试点实践——苏安花园设计营造

基于社区营造理论，苏安新村景观更新策略通过重构人地关联性，实现了社区主体与物质环境的学理性再联结。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协同在地治理主体——苏安居民委员会，以高校专业资源为触媒，针对社区消极空间开展更新实践。经多方论证，选定苏安南社区广场东侧约120 m²荒废绿地作为首个试点营造点位，联合社区网络力量，构建具有示范价值的更新试点工程。花园营造目标是在激活社区活力、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同

时，美化社区对外的展示界面，提升社区辨识度。整个项目采取渐进式流程：主体赋能阶段，建立对话平台，运用参与式工作坊激发居民的空间想象力；空间营造阶段，组织跨学科团队，以花园共建的方式引导居民切实参与社区空间建治，实现认知转变；公共治理阶段，制定《花园公约》，形成有效的社区营造体系。

4.1 主体赋能——搭建沟通参与平台

作为空间实际使用者，居民对场地有着更为全面的认识，在许多方面都比设计师更有预见性。譬如，在初步设计方案中，团队

提议设立若干一米菜园，供居民共同管理和种植。然而，这一都市农业的美好愿景很快受到质疑。参会者中不少人提出异议：菜园管理任务如何分工？菜园所有权如何界定？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居民问题意识的逐步形成，对社区问题的关注和认识逐渐加深。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设计者的预想可能过于理想化，未能充分考虑社区内部的利益关系问题。实践表明，一些在其他社区行之有效的方案，由于人群构成、文化背景等差异，在实际情境中可能并不适用。针对这一现实挑战，采取民主投票方式，以居民偏好作为设计决策的核心依据，确定以社区花园

为主体的景观更新方案。围绕同类议题，组织开展三次以上花园营造民主会议，通过持续的讨论、调整和共识建构，逐步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促使居民建立起对社区空间的责任感，生发社区“主人翁”意识，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的转变。

4.2 空间营造——推动可持续的更新行动

在社区居委牵头下，花园营造施工队伍初步建立，主要由基层青年干部与居民志愿者组成，负责花园施工主体任务，定期同步花园营造信息。团队邀请相关学科专家指导，让居民在学习与劳作中熟悉彼此，激发参与热情，形成生生不息的社区内动力，并逐步形成可复制的营造经验。

场地主要划分为几个功能空间，包括社区共识展示区、儿童生态科普区、老凳子交流会、轮胎花园等。营造过程中采用“模块化分工机制”，将参与者按技能偏好划分为植物配置组（负责植物物种筛选与生态群落构建）、手作工艺组（主导废旧材料艺术化转译）及工程技术组（专注透水铺装与微地形营造），形成专业化协作网络。通过循环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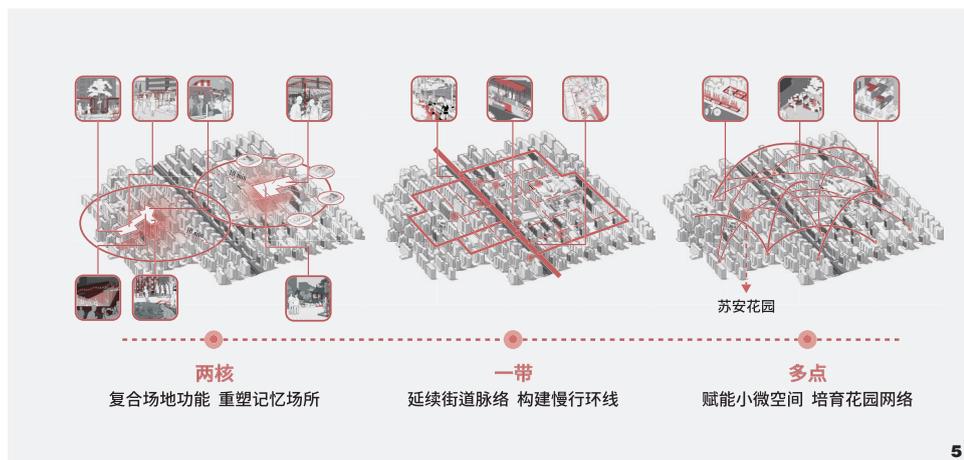


图5 社区空间体系优化及功能复合
Fig. 5 Optim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spatial system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图6 居民参与花园共建
Fig. 6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garden co-creation



图7 苏安花园改造前后对比
Fig. 7 Comparison of Su'an garden before and after renovation

营造模式，实现80%营建材料来源于社区闲置资源（如轮胎、废木料等），构建起零废弃景观系统（图6）。改造后，原本脏乱贫瘠的荒弃绿地萌发新的生机（图7），成了兼具绿色、环保的基地。参与式的建造过程让居民在生活中重新发现亲手创造的美好与喜悦，推动社区关系的链接，逐步构建起一个互助和谐的社区，一个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归属感“家园”。

4.3 公共治理——完善共建共享机制

社区营造持久的生命力始终是来自多方参与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使之源源不断地产生内生力量，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空间的持续发展^[24]。花园的长期活力也依赖于多元群体的广泛参与，需要提供更开放的参与途径，使居民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到花园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中，从而与土地缔结紧密的联系。

4.3.1 培育管理力量

开放招募居民志愿者，颁发“花园志愿者”年度聘书并建档管理，明确权责清单，作为重要参与力量共同承担花园修剪、浇灌、补种等维护工作。对持续参与三个月以上的

志愿者进行“社区园艺师”认证培训（联合高校开设课程），赋予其技术指导权与活动策划权。与此同时，引入动态评估机制，考虑参与时长、任务完成情况等因素，评选“优秀志愿者”，在社区内进行表彰，从而增强其荣誉感。优秀志愿者将被纳入“花园治理委员会”，培育社区花园的固定管理力量，并通过专属技能培训、社区市集免租等实质性激励措施，鼓励志愿者积极实践。

4.3.2 完善监督与激励机制

充分借助居委会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保障作用，整合居民、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力量，通过共商共议，形成规范、完善的共享制度和监督机制。依托定期召开的居民会议，及时制定与更新《社区花园公约》，建立“社区绿色档案”，系统化记录和监督花园的营造与维护过程。在此基础上，建立“社区公共收益—居民激励”挂钩机制（如社区广告宣传栏年租费用20%用于奖励池），或与商家合作建立专项资金池，推出多层次参与激励制度。如“绿色积分”计划，居民以累计服务时长兑换相应积分，不同积分区间对应不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兑换社区合作超市及商铺代金券、社区托管班抵扣、

物业费减免等权益。通过物质激励的精准供给与刚性绑定，使社区营造从“情怀驱动”向“利益驱动—情感认同”转变，推动居民从“要我参与”转向“我要参与”。

4.3.3 拓展空间功能

借助苏安花园的黏合作用，将花园的管护和营造活动结合起来，收集居民关注的社区议题，定期开展社区座谈、环保宣传、自然科普等主题活动（图8）。进而探索“花园+”的营造模式，以花园为抓手，推动空间更新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在城市化进程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城市更新背景下，作为城市品质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旧小区景观改造已成为重塑城市空间价值、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领域。老旧小区景观更新也从单一的物质空间改造，逐渐演变为多维社会价值的重构，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推动城市生活向高品质、高质量跃升。在社区营造理论指导下，通过公众参与和行动赋权，重新激发居民的自治意识，为社区空间公共性的唤回与延续提供了现实路径。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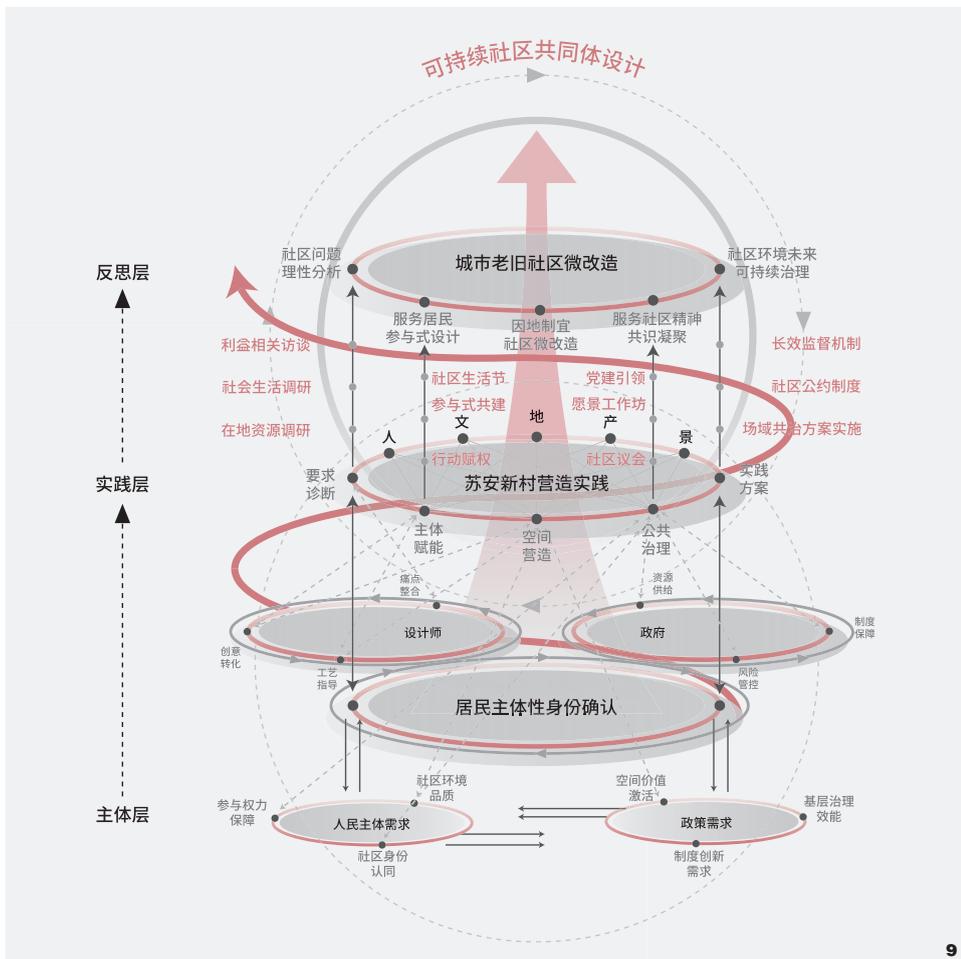


图8 花园植物科普活动
Fig. 8 Garden plant education activities

图9 苏安新村社区营造实践模型
Fig. 9 Practical model of community building in Su'an community

针对小区裸露地块进行拓展性“微”环境改造，构建社区绿色网络，推进“共建共享”。“人—文—地—产—景”五维一体的策略框

架，则进一步拓展了更新内涵，实现景观生态更新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及经济生态的协同共进。在此过程中，设计不仅关注环境

品质的改善，更注重社会关系的重塑、文化认同的深化以及经济模式的创新，进而实现从空间营造向社会机制建构的转向。

5.1 从居民共建到在地生长：社区营造驱动老旧社区多维更新

社区营造通过高参与、长周期、多维度的共建机制，摆脱短期工程思维束缚，使更新成果更具可持续性与普惠性。苏安新村的实践案例进一步验证了该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建立了“政府供绿—居民植绿—专业护绿”的协同机制，逐步构建起社区绿色网络体系。通过景观空间更新搭建社区参与平台，有效催化“空间再生产—关系再组织—文化再认同”的良性循环，激发居民主体意识，增强社区身份认同。

通过此次合作，社区花园不仅成为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一部分，也成为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团队将居民的主体性身份培育工作与社区花园营造实践相结合，各级责任主体逐渐从服务与被服务的对立关系，发展为协同治理的平等合作关系。通过“社区营造”微实践从景观提升、生态改善、社区治理等多层面对社区发展需求做出了积极回应，初步形成了一套易于学习和复制的空间建治模式(图9)。

这一模式旨在从长期主义出发,助力居民完成从“旁观者”到“共建者”的身份跃迁,以低介入设计与陪伴式营造,为社区自组织能力的生长预留可能性,实现老旧小区从“被动更新”向“主动创生”的路径转变,推动社区的多维更新与持久经营。

5.2 未来研究与展望

苏安新村社区营造实践已初步呈现出空间品质提升、社会关系重塑、文化认同增强的多重成效,为城市老旧小区更新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然而,这一模式在跨类型社区复制的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特别是在治理机制、路径构建和价值认知等方面需要更深入探讨与研究。首先,公众参与机制的适配性亟待系统梳理。不同社区因空间结构、治理基础、文化背景等方面差异,居民参与的动力机制与行为模式呈现多样性。如何从居民的能动性、组织网络的强度以及社区情感结构的差异出发,制定更具弹性的分类引导策略,是实现从“广泛动员”向“精准赋权”跃迁的关键环节。其次,数字平台在社区营造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在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数字平台可以成为新型治理共同体的基础载体。如何将数字工具与社区营造和治理结合,强化协作、聚合共识,并响应居民对高效沟通和多元表达渠道的需求,值得更深入的验证。最后,现有景观更新评价体系多聚焦于空间层面,相关研究的滞后制约了社区营造纵深发展。未来需构建更具复合性的多维评估体系,将社区社会资本积累、文化认同的强化以及社区共同体的构建等多元要素纳入考量范畴,系统化空间改造所带来的社区资产隐性价值及居民参与积极性变化,进而反哺治理决策,提升

更新成效。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摄。

参考文献

- [1] 许诺,程鑫.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赋能城市更新的策略与问题研究[J]. 科学教育与博物馆, 2025, 11(01): 17-23.
- [2] 王嘉,白韵溪,宋聚生. 我国城市更新演进历程、挑战与建议[J]. 规划师, 2021, 37(24): 21-27.
- [3] 刘佳燕,邓翔宇,霍晓卫,等. 走向可持续社区更新:南昌洪都老工业居住社区改造实践[J]. 装饰, 2021(11): 20-25.
- [4] 姜贇,钱一彬. 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总书记引领推动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N]. 人民日报, 2025-3-2(1).
- [5] 邹翔. 让完整社区成为幸福生活的港湾[N]. 人民日报, 2022-11-25.
- [6] 邢占军,陈仁兴.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N]. 光明日报, 2024-09-24.
- [7]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下的苏州社区品质提升专项规划(2021-2025)的通知[EB/OL]. (2021-07-13) [2024-08-02]. <https://www.suzhou.gov.cn/szsrnzf/zfbgsjw/202108/b5c0d3f61ff746549d16e4ba11f4fe9f.shtml>
- [8]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娄葑街道:让老旧小区成为更高品质生活空间[EB/OL]. (2024-06-04) [2024-08-02]. <https://www.sipac.gov.cn/szgyyq/jsdt/202406/39447ca3f0f344d19d2492f193b77a8c.shtml>
- [9] 刘悦来,谢芸芸. 共治的景观——基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街道参与式社区治理实践[J]. 园林, 2022, 39(08): 4-11.
- [10] 吴丹. 从空间微更新到社区营造:社区微更新的模式选择[J]. 公共治理研究, 2022, 34(03): 46-54.
- [11] 周详,成玉宁. 从社区营造到四域联合——以东京奥运会为背景探讨日本社区营造的发展趋势[J]. 新建筑, 2020(05): 5-9.
- [12] 吴翔华,冯洁玉. 社区营造视角下居住性历史街区更新治理探索——以南京小西湖项目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2(05): 125-130.
- [13] 高红,王翔. 赋能社会组织: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及经验启示[J]. 长白学刊, 2023(03): 121-130.
- [14] 杨迪,王茜,张杨,等. 城市社区更新行动中“共同缔造”模式的反思与改进思考[J]. 住宅科技, 2025, 45(01): 20-27.
- [15] 刘悦来,王奕辰,崔灵楠. 公众参与城市微更新促进社区空间治理形成的策略研究——以上海市东明路街道基层共生实践为例[J]. 中国园林, 2025, 41(04): 6-15.
- [16] 郑露蓉,熊子超,伍江.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参与式社区更新治理绩效及机制研究——以上海新华社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08): 111-120.
- [17] 李翠玲. 找回邻里:街坊商户与内源式社区营造[J]. 思想战线, 2024, 50(06): 112-121.
- [18] 蒋璐,李惊. 行动导向的社区环境营造推进模式和关键工作——以北京大栅栏片区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3(02): 84-90.
- [19] 王磊. 场景营造:社区营造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实践转向[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6): 82-92.
- [20] 吴秋林,吴晓梅. 文化基因与社区营造——兼及中国社区模式研究[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1(06): 15-26.
- [21] 曾旭正. 台湾的社区营造[M]. 深圳: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 [22] 尹奕玉,苏博文. 公共性营造与抗逆力赋能:社区自组织提升社区韧性的路径研究——基于B市H社区的案例[J]. 江淮论坛, 2023(06): 61-68.
- [23] 李璘,任凌云. 美育融入社区营造的实践探索与提升策略——基于三个典型社区的调研分析[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1(02): 51-58.
- [24] 刘悦来,尹科奕. 从空间营建到社区营造——上海社区花园实践探索[J]. 城市建筑, 2018(25): 43-46.